

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

编者按

1927年8月1日，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漫漫黑夜，一支誓为中华民族而战的队伍诞生了。

自那时起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，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、求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独立、谋复兴的历史洪流，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，《两江潮》副刊特别推出专版，讲述军民鱼水深情和几代人的军旅梦。

玉兰芬芳的岁月

□李晓

“玉兰，这些年你照顾好了我妈，辛苦了！”在梦里，一个英俊的军人朝她端端正正敬了一个军礼后，转身就消失了。

这是2022年7月的一个晚上，长江边的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，69岁的袁玉兰在梦中见到的情景。

这一次跨越时空的梦中相见和上一次现实中的真切离别，中间隔着47年时光。

1975年秋天，忠县石宝镇的长江边，载着入伍新兵的一艘客轮即将远航，20岁的新兵张宜华同扎着长辫子的恋人袁玉兰在码头挥手告别，那一声深切的嘱托响彻在天籁里：“玉兰，我参军去了，帮我照顾好我妈！”那一年，张宜华的母亲袁和菊47岁。

袁和菊是一个苦命的女人。30多岁时，丈夫病故，不久，幼小的女儿又不幸离世，留下了独子张宜华。

张宜华和袁玉兰，是忠县百安公社光明大队村小的小学同学。袁玉兰18岁那年，张宜华和她相恋了。参军离开家乡时，张宜华对恋人郑重承诺，从部队复员后，就和玉兰举行婚礼。

在部队，张宜华通过信件和玉兰倾诉默默相思。在忠县，玉兰一周要去袁妈妈那里两三次，

帮忙张罗家务。玉兰明白，把母亲照顾好了，张宜华在部队才能安心。

晴空中的一声霹雳，往往来得没有任何预兆。1979年2月18日，农历正月十二，长江边的忠县乡下，玉兰和袁妈妈一如既往地忙碌农活，玉兰那天还准备提笔给好久没收到来信的恋人写一封信去。那一天，24岁的张宜华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。

玉兰和袁妈妈得知消息，是1979年的3月了，公社和部队来人在大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

那是一个肝肠寸断的季节。51岁的袁妈妈，几近崩溃，常常抱着儿子的遗像以泪洗面。这个平时利索的女人，常小心翼翼扶着墙根走路。失去儿子的母亲，心里被抽空了，骨头支撑不起她勉强行走的力气，她成了膝盖朝内倾的罗圈腿。

袁妈妈把儿子的遗像挂在床前，这一挂，就是妈妈永久的痴望，心里永久的思念。

1979年7月，玉兰陪伴袁和菊去了一趟泸州张宜华生前的部队，战友们齐齐围上来喊：“袁妈妈，袁妈妈！”袁妈妈摩挲着战士们的头，泪水流了又流。

从部队回来后，看到孤苦一人的袁和菊在家憔悴消瘦，玉兰不顾家人反对和对村里的流言飞语，当即收拾好简单衣物，来到了袁和菊的家

里。那天她在门前高声喊：“妈妈，我现在就搬来和您一起住。”袁和菊出门，一把搂抱住玉兰，身子颤抖着。

那时，大队里开起了一家榨菜厂，玉兰是厂里的生产技术员，白天，她在厂里劳动，晚上就住在袁和菊家里，和袁妈妈睡在一张床上。床前，是张宜华身着军装的照片，母子俩隔世凝望。有时半夜，袁和菊起床，怔怔地望着儿子的照片。玉兰就起来陪伴袁妈妈，柔声安慰着她。

玉兰时常安慰袁和菊说：“妈妈，宜华是为国牺牲的，他是英雄，他走了，我就是您的儿媳，是您的女儿，我来替他给您尽孝！”

1979年10月，在袁和菊的坚持下，通过亲友介绍，玉兰和万州武陵镇码头上从事搬运的彭国政认识了。彭国政性格憨厚，在和他交往时，玉兰就对他坦然相告：“如果你要和我结婚，我就要把袁妈妈带到家里一起住，我要伺候她到老！”

彭国政在心里认准袁玉兰的，就是她的这种重情重义。彭国政就一句话：“行，我力气大，能养活你们！”

婚后，彭国政随玉兰、袁和菊一起在忠县石宝镇居住。

夫妻俩相继生下了儿子和女儿。彭国政和玉兰都管袁和菊喊“妈妈”，两个孩子还在牙牙学语时，玉兰和丈夫就一次次教孩子喊“奶奶”。在这个和睦相亲的家里，一声声“妈妈”“奶奶”的称呼，让袁和菊心里的伤痛在慢慢愈合，阴霾在悄悄散去，她有时望着儿子的照片独自喃喃：“儿啊，我也有孙子孙女了。”

婚后第5年，玉兰带着袁和菊又从忠县搬到了下游的万州武陵镇居住。彭国政在码头给货

船搬运货物，这个憨直的男人平时寡言，他用脊梁撑起一个家。见丈夫辛劳，玉兰也来到码头干起了搬运临时工。玉兰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女人，她扛的货物，有时比男人还重。后来，她又在武陵镇上相继开起了副食店、小馆子，维持着一家老少的生活。

让袁和菊妈妈生活好、心情好，是玉兰和丈夫最为牵挂的事。儿子牺牲后，内心的煎熬让老人听力日渐下降，后来接近于全聋。玉兰给袁妈妈配上了助听器。老人的笑容开始多了。

袁和菊喜欢吃糯米类食物，玉兰就变着花样给老人做来吃，糍粑阴米，红糖阴米，糯米汤圆，蒸糯米饭。为了给老人增加营养，她从鸡窝里掏出来的还是热乎乎的鸡蛋，总是最先来到老人的碗里。

冬天天冷，玉兰买来毛线给老人手工编织围巾、帽子，一针一线，编织进去的是对老人的深情。袁和菊时常上街走动串门，镇上的街坊们说，老太太身上，随时是香喷喷的干净气息。袁和菊说，我有儿子儿媳照顾，我要活到100岁呢。

老人被精心照顾着，营养跟上了，心情好了，而今94岁高龄的袁和菊老人，光润的脸上居然很少见老年斑。

2019年12月16日，玉兰走进了云南屏边的烈士陵园。在张宜华长眠的墓园，林木苍郁，五星熠熠闪耀。那天，玉兰的双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墓碑。她双眼饱含泪水，轻声告慰烈士英灵：“宜华，我做到了，你为国捐躯，我帮你照顾好了妈妈！”

告别墓园时，玉兰把当年为张宜华扎的一双鞋垫放在了墓前。

我家三代从军梦

□罗毅

暑假出校门，按照当时军校规定，外出人员必须着便装。1987年那年的暑假，我返回家中，父亲见了，却不高兴，埋怨说：“你是军校学员，得有军人的样子。当兵不穿军装，算哪门子事呢。”

我说这是学校的规定，得执行。父亲就嘟囔：“反正我觉得这不是个理儿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从行李箱中把我的大檐帽取出来，扣在头上，炎炎夏日穿上了我的85式长袖军上衣。“来来来，帮我照相，我要尝尝穿军装的滋味。”穿衣戴帽说话时，父亲布满皱纹的脸，有些微微发红。

面对镜头和闪光灯，父亲努力摆出电影电视里军人的样子，却总是很紧张。50岁的建筑工人了，背已驼，腰已弯，身躯难得挺拔，可笑的是下身还罩着一条肥大的黑短裤，脚蹬一双塑料拖鞋。我忍俊不禁，只得取了个半身景，摁下了快门。胶卷冲印出来，照片上的父亲，竟是满脸的羞涩和不安。一家人都捧腹大笑。我的心中，却似打翻了五味瓶。

街坊邻居说，父亲十三四岁的时候，曾跑到接兵官面前央求，想参加志愿军，与小伙伴们一起跨过鸭绿江，打侵略者。但因种种原因和运气不佳，父亲的从军梦，终究是一个不能圆的梦。

后来，父亲加入了建筑行业。在繁重的劳动之余，他从《孤岛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激战无名川》《蓝天志》这些战争题材的文字中去寻求慰藉。

潜移默化中，我们对部队生活有了向往，好男儿，志在四方，我们当兵去。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先后把我和弟弟送入了人民解放军大学校。于我来说，从军梦圆16

载。在祖国的大地上，东奔西走，上过军校，掘隧道当过工兵，上战场作过参谋，高原演习、光缆施工、抢险救灾……军营历练摔打，我从一名士兵成长为野战部队的少校军官。弟弟晚我3年入伍，去了南海舰队，在那片蔚蓝色的大海上做通信保障，一度让他的小伙伴们倾慕不已。

父亲有我们3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当兵，是不是弥补了父亲当年从军梦难圆的遗憾呢？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木讷的老爹。但是后来，我们从父亲母亲见到我们兄弟戎装在身就分外开心的舒心笑容中，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
那一年探亲，受邀参加镇武装部庆祝“八一”建军节军属座谈会，父亲与数十位大爷大伯大妈一起，毕恭毕敬坐在讲台台下，看着他的儿子穿着军装在讲台上发言。老父亲满脸喜悦，两眼放光，其欣喜若狂的神情，我在台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

这样的故事或生活片断，如照相底片一样，镌刻在脑海。现在，我与我的海军兄弟早已转业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党和军队的培养和教诲，在平凡的岗位上，继续做一个不穿军装的军人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。转眼到了孙辈。慈爱的父亲因病远行多年，他老人家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的三个孙子，已经长大成人，其中两个，像他们的父辈一样，义无反顾走上了从军之路。随着两个90后侄子的参军入伍，不仅延续了我三代人的从军梦，更为建设新时代人民军队，注入了新鲜血液。

九泉之下的父亲，您的从军梦，儿孙帮您圆。换言之，人民军队从无到有、由弱到强，95年鲲鹏展翅，硕果累累，不正是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实现“从军梦”的结果么！

□郑劲松

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，60后或70后的男同胞，或许都曾做过一个军人梦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，这样的情结更为浓烈，乡下男孩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兵样的童年。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川南小山村，自然也不例外。

兵样的童年，首先体现在装扮上。那个时候，男孩子有一套军装，就觉得很“提劲”。如果谁的帽子上能有一颗红五星别在上面，就更神气。我就有这么一颗，得来却相当不易。当时，我们那里划了一片地，建成了知青农场，住着好几百个知青。农场就在生产队保管室大坝边，这颗五星就是我在大坝上发现的。它“镶嵌”在一块绿铁皮上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我发现后如获至宝，把整块铁皮扛回家，用榔头砸，菜刀砍，锤子敲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那颗五星“取”了下来，再用爸爸的钳子（木工工具）钻个小眼，穿针引线，缝在了自己的帽子上。遗憾的是，那天下午没有相机记录下我戴上这顶“军帽”的瞬间。那一刻，我真自豪，像电影里的战士一样。

我们的兵样童年，“战争”就是一场场游戏。山区的男孩子都打过一种“游击战”，实际上就是“躲猫猫”。放学路上，晚饭前的黄昏，星期天没事干时，村里耍得好的几个伙伴都喜欢上山打“游击”。打“游击”的日子里，树上，山洞，草丛，乱石坑，都被我们“躲”了个遍，多年以后回想，我们用这种方式亲近过故乡的每一寸土地。模仿战争，其实也是一种思维与智慧的训练，我们边游戏边思考怎样才能减少“伤亡”，怎样才能不暴露目标，甚至摸索出后来读书才知道的“声东击西”等攻防战法。游戏中，衣服弄脏，刮破，

甚至摔跤，手、脸、脚“挂彩”，也是常事。但那时的农村家长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儿的，打“游击”的童年自由而快乐。

是兵，就得有兵器。山乡的孩子都做过自己的“刀枪”。山上多的是木头和竹子，做起来十分容易。刀的样式来自战争电影，更多的来自下乡演出的川剧团。由于奶奶原来唱过戏，加上屋里有一套完整的木工工具，我的兵器制作水平在小伙子里高出一筹。比如，我用大人锯好的木板，照着戏里的样子，做了好几把关公那种“青龙偃月刀”。刀头缠上几圈红绸，斑竹接上长柄，再往身上披一些芭蕉叶子，我学着戏里武生的动作，练起招式，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一些戏文……大人看了也一个劲儿叫好，说像戏里的少年将军。我还照着电影里的样式，用几根木头做起“卡宾枪”，背在背上，那架势别提多威武了。会做兵器的孩子，自然得到其他孩子的拥护，于是我成了村里十几个“小兵”的头儿。

“当兵”的童年如此快乐，但我们毕竟不是真正的解放军。所以，谁家有人，或者有退伍军人，都格外令人羡慕。这一点，我又占了优势。我们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参加解放军，在西藏边防当了8年后转业回来，担任村支书多年。而院子里的张三爷，是抗美援朝的一名志愿军炮兵，负伤后回到家乡，一直住在我家隔壁，和我爸亲如兄弟。爸爸的弟弟——我的叔叔又是村里的民兵连长，每年都会带着几位民兵去县上集训。

岁月如歌，军歌嘹亮。从小就有军人梦，我虽然最终没能当上兵，但勉强算军人家庭出身，听着很多军旅故事长大，自然养成了一种军人的血性。环境育人，兵样童年，不知不觉间的隐性教育，教会我一种坚强、忠诚、执着的品格，这尤其难能可贵，更令人难忘。

女人的情怀

□晏永峰

19岁那年，我如愿穿上了绿军装。新兵集训后，分到县武警中队，我给队长当通讯员。队长30岁，1米8的个子，高大英俊。我当通讯员第一次外出执行的任务就是到市区去接队长的未婚妻。

到了市区，我找到她上班的百货大楼，当我在商场里四处张望寻找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喊：“喂，穿军装的同志。”我应声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职业蓝色女装，披着黑色秀发的女人正朝我微笑：“你是县武警中队来的吧？”我连忙回答：“是。”她说：“你们队长打了电话给我的，知道你来接我。辛苦你了。”

等她下班后，我们就坐车返回县中队。在车上，我和她聊了起来，知道她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，平时还兼业余服装模特。我叫她嫂子，她说：“你干脆叫我姐嘛，这样亲切些。反正我比你大不了多少岁。”

姐走在小县城的军营里，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她虽然是很时尚的城市女人，但对出生于农村家庭的队长绝对是关爱有加，我亲眼看见她给队长按摩脚，消除训练的疲劳。在有空的时候，她也会到炊事班给战士们露两手。

姐知道我平时喜欢捣鼓点文章，就买了几本关于写作的书给我看。姐还参加了中队为困难家庭捐款的活动。在我们私底下的话题中，每个人对队长的幸福生活都羡慕不已。在我们这群兵的眼中：姐就是一个优秀善良的女人。

但事隔半年，我再去接姐时，她却和之前判若两人。她神情黯然地重复着对我说：“以后你就不要来接我了。”并叫我给队长带了一封信。队长看完信后哭了。原来，那是一封分手信。这道军营的风景从此就消失了，我们这群兵心里恨呀，不理解呀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，队长突然叫我跟他到市区医院去，上车后队长说了一句话：“她不行了。她家人打电话喊我去看她最后一眼。”然后就铁青着脸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来到医院我们看到一群人即将把姐推到另外一个世界去。队长像发疯似的扑到她身上，大声哭喊：“为什么呀！你生病了为什么要骗我呀！”原来，姐在一次身体检查中知道自己得了血癌，她不想拖累队长，所以坚决要分手。望着哭成泪人的队长，我也忍不住泪如泉涌。那是我人生里，第一次见证让天地为之动容的爱情。心在那刻被深深触痛，突然涌出一股悲愤——女人的情怀是天！

姐的亲人告诉我们，她临终时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爱军人，只是没有缘分。”火化后，队长带着她一小包骨灰回到军营，撒到栽满玫瑰的花坛里。花在战士们们的精心呵护下长得异常美丽。望着盛开的鲜花，姐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我们眼前，她让我们这群军人明白了：爱，是无私和付出。

很多年后，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都渐渐遗忘，但是，见证过那段故事的我，永远也不会忘记红尘有爱，天地有情。祝福姐，在天堂里你也是最美丽的女人。

因为我当过兵

配进了陆军某旅。他是从家乡重庆出发踏上军旅之路的。出发那天，他穿着刚发的军装，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，稚嫩的脸上，写满了自豪。

原本以为，从小在城市里长大，疏于锻炼且不爱运动的儿子到了部队，一定会在前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中被打回原形。我已做好了接到他哭诉电话的心理准备。没想到，前两个月，我一直没有接到电话。第三个月，电话终于来了，儿子并没有哭诉和埋怨，而是很平和地与我分享部队的生活和见闻。听着儿子平静的讲述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儿子入伍一年之后，我去部队探望他。在部队大院门口，当一个军容严整、满面坚毅的军人向我跑来，我差点没有认出，眼前这个身材标准、动作干练的军人，就是那个曾经慵懒散漫、挺着小肚腩的儿子。一年的训练，让

儿子从外形和表面行为上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部队真是一个大熔炉，不管你来自天南海北，终将被锻造一块好钢。

两年届满，儿子戴着大红花转业了，准备继续学业。“当年‘挂’了一些科目，加上后面的课程，能毕业吗？”我问他。“必须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！”儿子回答很坚定。这在他参军之前是难以想象的。

的确，部队两年的磨炼，儿子不但外形气质上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在思想及行事风格上，也有了很大的转变：他更有原则了，更加坚定了，也更有责任感了。

就拿学业来说，由于丢下课本的时间太久，还有前三年欠下的“学习债”，相当于要全部重新来过；再加上恰逢疫情，长时间不能到校集中学习，儿子只能在家上网课，这些对于他来说，都充满了挑战。那段时间，儿子天天准点坐在书桌旁，盯着电脑屏幕，认真做着笔记。由于学的是工程相关专业，课堂之外，还有大量绘图，因此，每天晚饭后他又自觉回到

